

专诸刺王僚



专 诸 刺 王 僚

改编 邢国兴

绘画 谢京秋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画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，吴国公子姬光结交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。周灵王十一年，吴王寿梦病危时，曾嘱咐他的四个儿子诸樊、馀祭、夷昧和季札，说：“我死之后，王位由诸樊传馀祭，馀祭传夷昧，夷昧传季札，传弟不传孙。”他死后，兄弟间果然按遗嘱相传。但，当夷昧临死要传给季札时，季札认为富贵不过是秋风一瞬而过，坚决不受，遂逃回延陵。王位由谁继承，诸樊儿子姬光认为自己已是长孙，应该继承王位。但夷昧见兄弟季札不受王位，却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州于，即王僚。于是，引出了一场专诸杀王僚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又名《鱼肠剑》，对儿童熟悉这段历史，有所帮助。



(1) 东周列国时期，吴王夷昧病死，他的儿子王僚登上了王位。满朝文武，都来朝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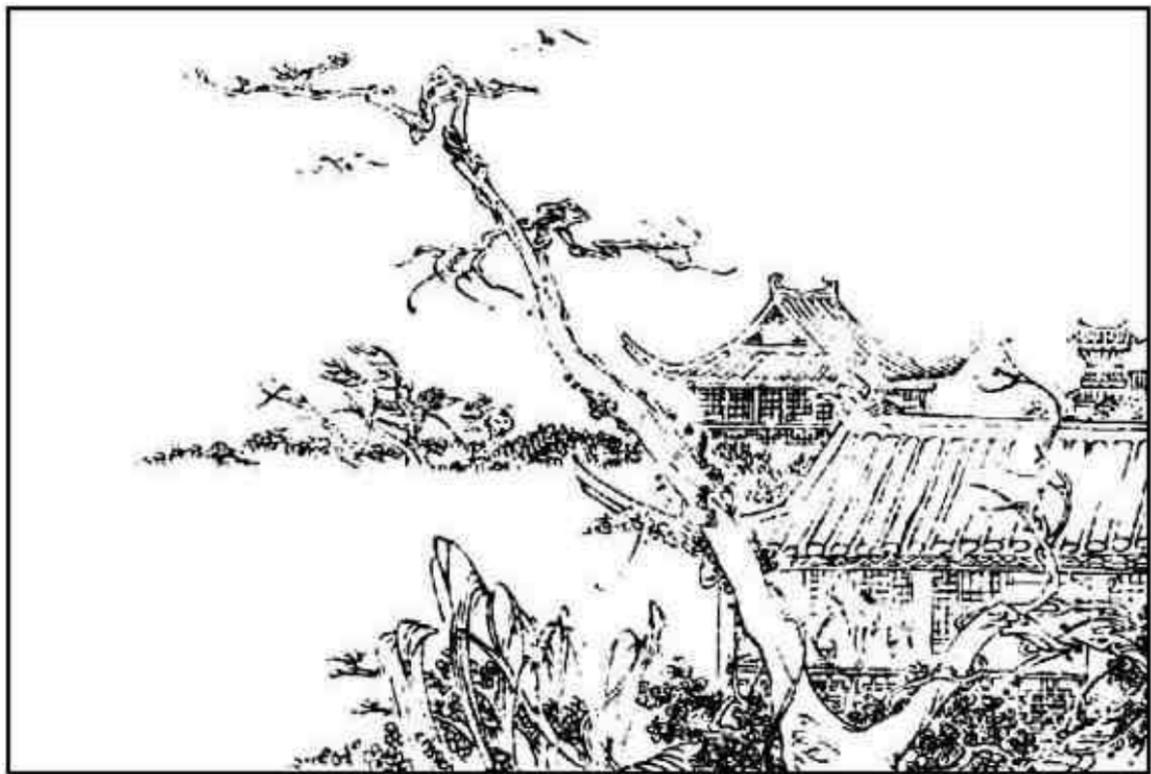
(2) 朝贺之后，王僚任命堂兄公子姬光为大将。姬光表面顺承，可心中却闷闷不乐，满腔怒气地退出了朝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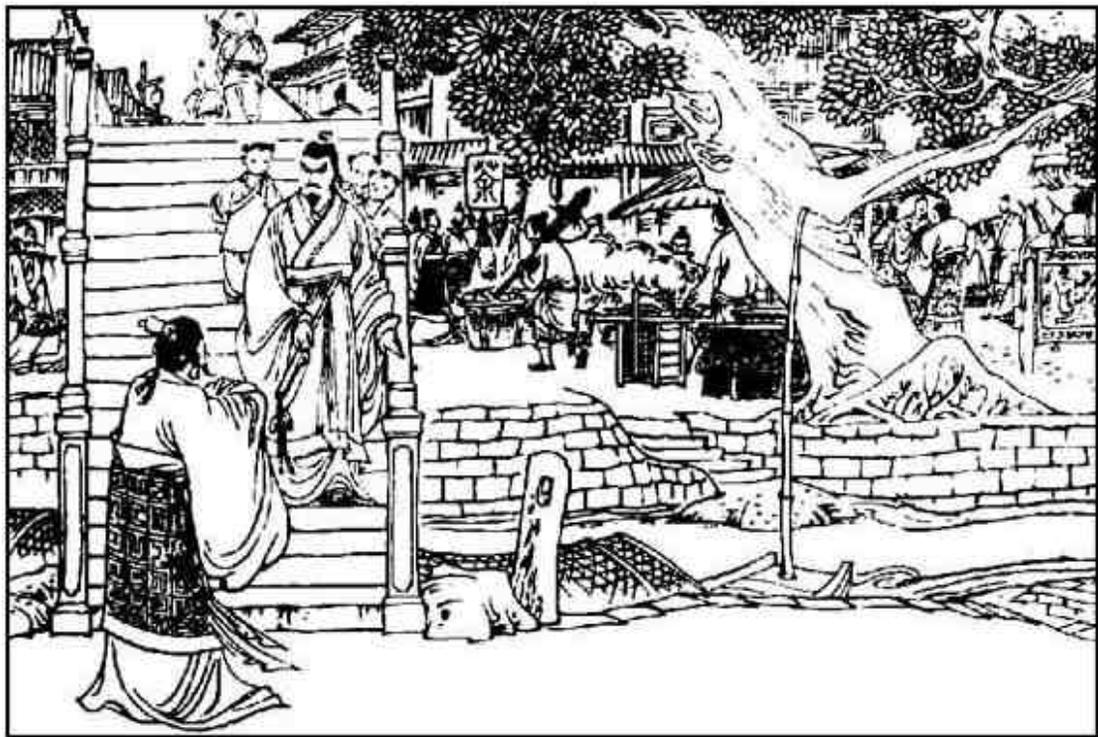
(3) 原来，按先王寿梦遗嘱：王位传弟不传孙。所以，夷昧死后，应该把王位传给四弟季札，但季札不受，逃回延陵。这样，作为长孙的姬光，本该继承王位。但王僚贪得不让，却抢做了国王，姬光遂产生了谋杀夺权之意。



(4) 无奈王僚党羽甚众，群臣皆是亲信。姬光没有同谋，不敢轻易发作。只是常常借酒浇愁，隐忍中见机行事。



(5) 吴国都城有个相面先生叫被离，姬光把他收为心腹，举他作了个小官。并暗中嘱咐他，寻访豪杰，收罗勇士。



(6) 却说楚国有位叫伍员字子胥的大臣，因他父兄被楚王所杀，便逃到了吴国，想找个机会，求人引荐吴王，借兵报仇。他披发装疯，口吹竹箫。其箫曲为：伍子胥，伍子胥！身仇不报，何以生为？



(7) 被离听箫声甚哀，出来一看，见伍员相貌非凡，十分惊讶，说：“我相面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的相貌。”遂赶忙请进屋来。



(8) 被离请他上座，问道：“我听说楚杀忠臣伍氏父子，伍子胥外逃，先生就是出亡的子胥吧？”伍员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不敢回答。被离说明自己并无歹意，只是见他状貌非凡，想替他求一富贵而已。伍员才将真情相告。



(9) 被离本想把伍员引荐给姬光，不想此事早有人报告给王僚。王僚命被离引伍员入见，被离只好一面使人私告姬光，一面使伍员沐浴更衣，一同入朝拜见吴王。



(10) 吴王僚见伍员相貌堂堂，仪表非凡，谈论起来，经天纬地，博古通今，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贤能之士，便拜他为大夫之职。



(11) 次日早朝，伍员上殿谢恩。王僚很敬重，待之以礼。伍员便提起父兄的冤仇，登时咬牙切齿，眼中喷火。王僚很受感动，当即答应为他兴师复仇。



(12) 姬光早已得到被离的回报，知道伍员才智多谋、武勇过人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贤人谋士，恐为王僚所用，坏了自己的大事，便想从王僚手中夺回，作为自己的亲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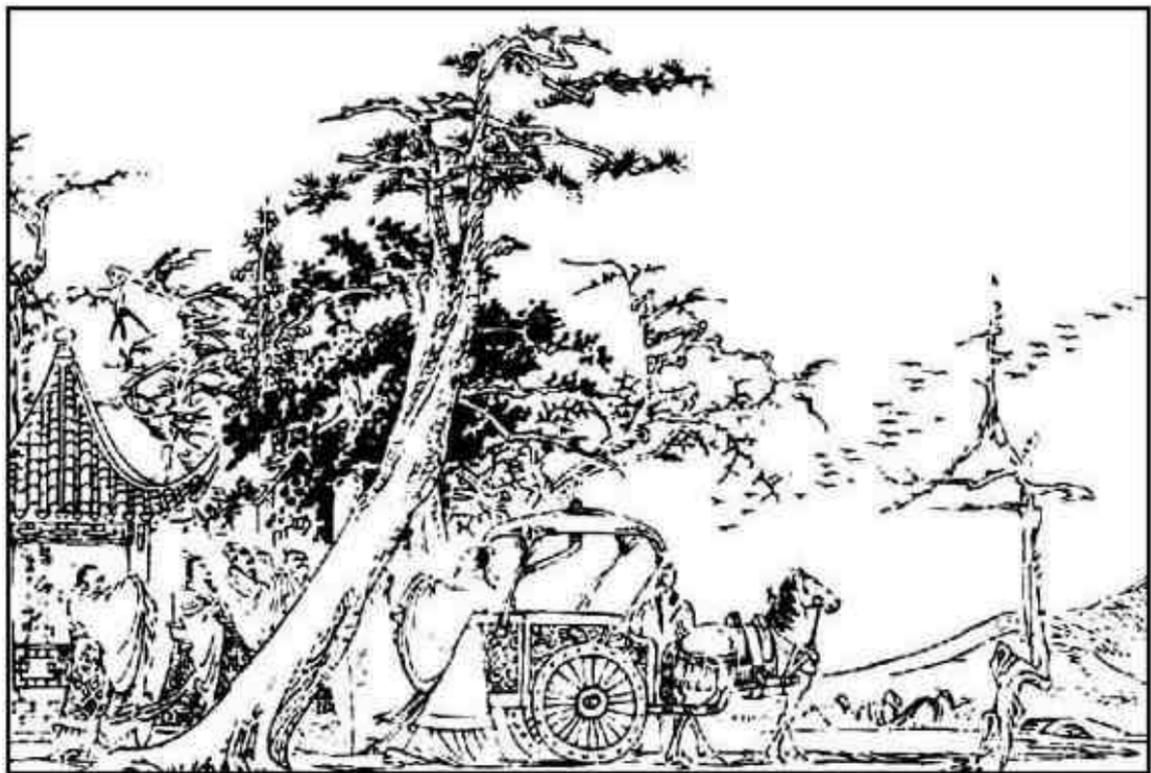
(13) 姬光想出一个离间之计，便入宫来见吴王，道：“听说楚国亡臣伍员，来奔我国，求我王兴兵伐楚，不知我王是否已允？”王僚说：“寡人怜悯其情，已答应了。”



(14) 姬光立即谏道：“今吴楚屡屡交兵，总未大胜。若为子胥兴师，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。胜则解其私愤，败则吴国受辱，我王不可不虑。”王僚一听，觉得有理，从此再不提伐楚之事。



(15) 伍员听说姬光入谏吴王，知吴王不肯兴兵，他想起专诸的话：姬光亲贤下士，猜想姬光必有不可外传的大志。便入朝拜见吴王，请求辞去大夫职务。



(16) 姬光又乘机向王僚进谏，说伍员辞职是我王不肯兴师，有怨望之心，不能再用。王僚便准予伍员辞去，并赏田百亩，让他自用。



(17) 姬光见伍员去后，在阳山种地，心想计议已成，便偷偷赶来，送了许多米和布，并以好言抚慰。二人越谈越投机，便各吐肺腑之言。谈罢姬光许诺：待大事告成，举国兴师讨伐楚国，为伍员雪恨。



(18) 但成大事，还必须要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行。姬光问伍员，说他走遍吴楚，是否曾见过象他这样的大智大勇的人？伍员大笑道：“公子少见，我有何能，有一人名叫专诸，可谓真正的勇士！”



(19) 姬光问其来历，伍员便讲起结交专诸的经过：“我刚来到吴趋这个地方。街上围了一群人，只见一名壮士，长得阔额深目，状如饿虎，声若巨雷，正与一个大汉吵嚷、厮打，众人劝止不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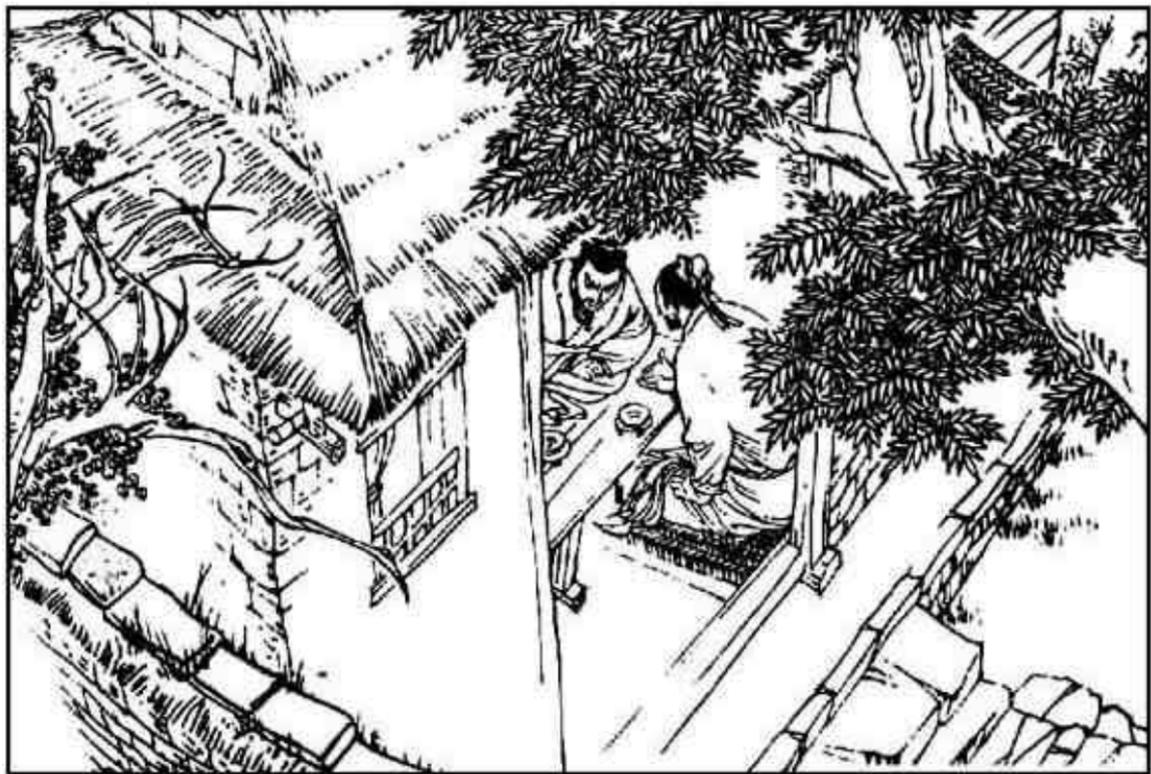
(20) “突然，一个老妇从小茅草屋中探出头来，喊道：‘诸儿，回来！’壮士立刻住手，好象有畏惧之状，扭头便跑回家去。”



(21) “我感到奇怪：难道如此壮士怕妇人？路人告诉我说，壮士名叫专诸，武勇好义，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，又对母非常孝敬，方才的老妇就是他的母亲。



(22) “我听后，很受感动，所以第二天，我特意去拜访专诸。专诸迎出门外。我说出姓名，便向专诸坦率地述说自己受冤的始末。



(23) “专诸道：‘先生有如此的冤仇，何不求见吴王，借兵报仇？’我说：‘无人引见，怎敢鲁莽！’他听了更加不解地又问我：‘那么！先生来见我有什么用呢？’”



(24) “我说我很敬慕他的孝行，愿意和他结交。专诸一听大喜，进屋禀报了母亲，当即与他八拜为交。我年长为兄，专诸为弟。



(25) “我当时拜过了专母，专诸叫妻子也出来相见。登时杀鸡做饭，亲如骨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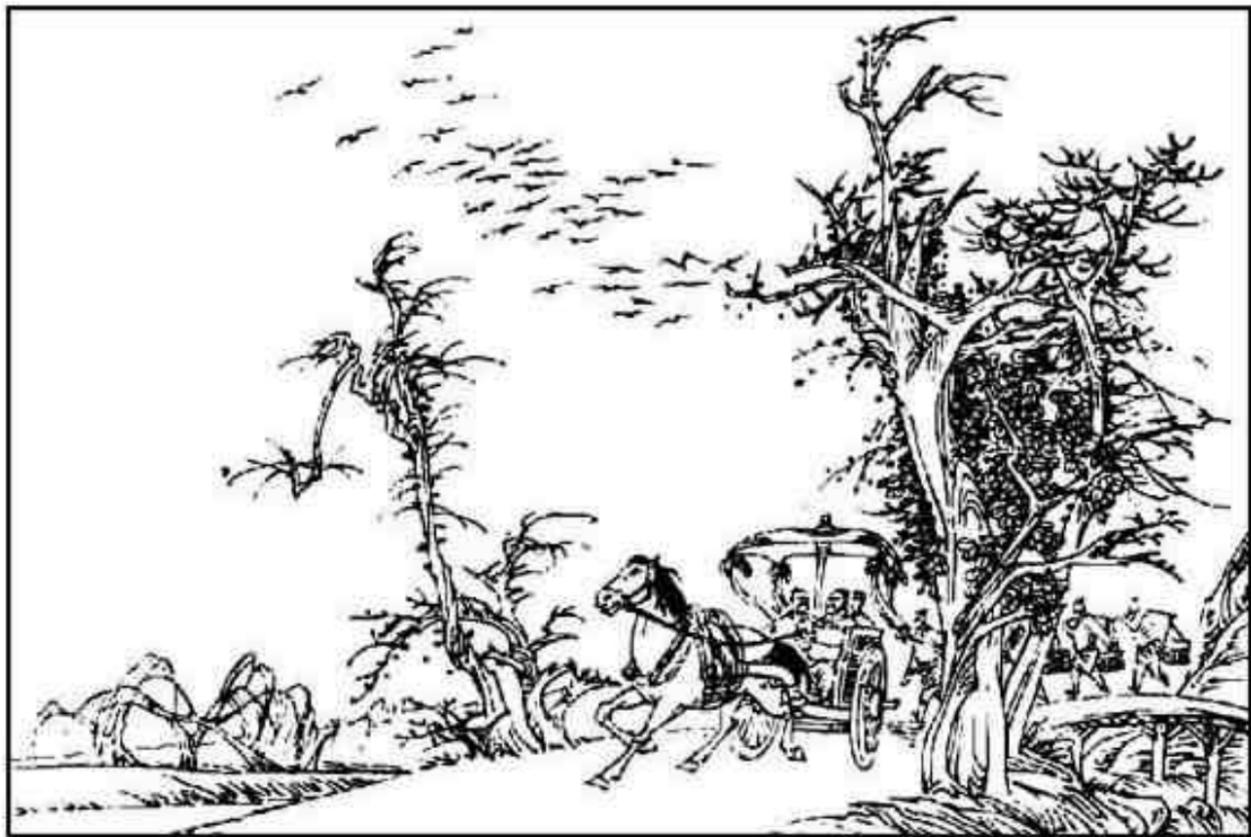
(26) “第二天一早，我告别想去京城，找个机会求见吴王。可专诸却劝我说：‘吴王僚为人骄横，不如公子姬光亲贤下士，将来必成大事。’”



(27) “我点头称是，随后嘱咐他：‘兄入都之后，将来有用弟之处，千万不要拒绝！’专诸应诺。于是我二人便作揖而别。”



(28) 伍员说完，姬光连连赞叹：“有子胥与专诸大事成矣！请子胥引见，我愿结交专先生！”伍员道：“专诸距此不远，公子何不召来相见。”



(29) 姬光正色道：“既是才勇之士，岂敢相召，我当亲去拜访才是。”
于是，二人前去拜会专诸。



(30) 再说专诸正在街坊磨刀，替人杀猪。见车马纷纷，刚想躲避，却听伍员在车上喊他，便放下屠刀，等候伍员下车相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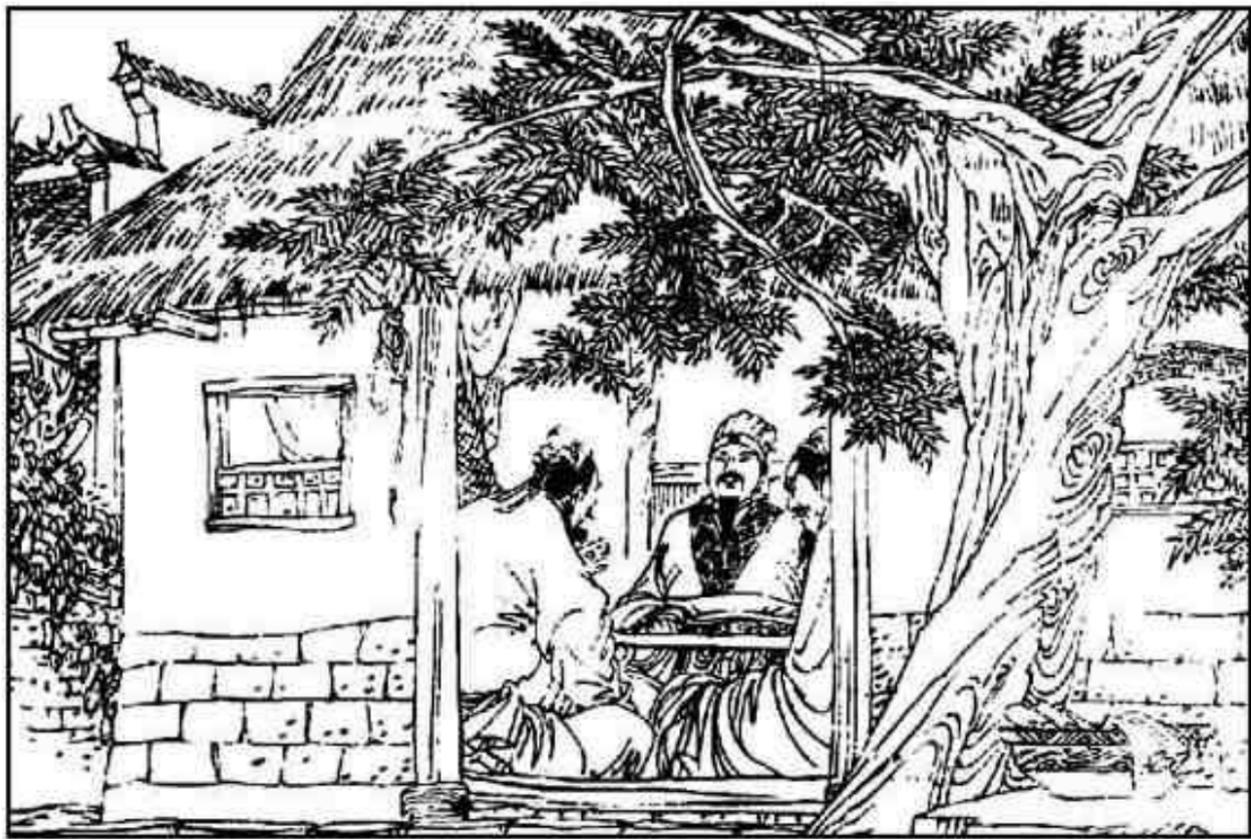
(31) 伍员指着姬光向专诸介绍说：“这是寿梦先王长孙公子姬光，羡慕吾弟英雄，特来拜访。”专诸突地一愣，说：“我是街巷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烦公子大驾！”



(32) 专诸请他二人走进茅草小屋，三人低头而入。坐定之后，公子先拜，诉说倾慕之情，专诸赶忙还礼答拜。



(33) 姬光又命家人拿来许多钱和布匹，作为进见之礼，专诸推让不收，直到伍员从旁力劝，方肯收下。



(34) 姬光与专诸，真是一见如故，谈话甚是投缘，互相敬慕。



(35) 从此，姬光常使人赏以米肉和布匹，慰问专母，专诸感激不尽。于是，专诸便投入姬光门下，经常来往于姬光府第。



(36) 一日，专诸对姬光、伍员道：“公子如此厚恩，将来有用专诸之处，惟命是从。”姬光屏退左右，告诉他有刺杀王僚的想法。



(37) 专诸十分不解地问道：“吴王既继承父亲的王位，为何还要加害他呢？”伍员备述了王位继承的因果之后，说道：“公子孤掌难鸣，欲图大事，想借助于我弟豪杰之辈。”



(38) 专诸道：“何不使近臣说服吴王，劝其退位，免得刀光剑影，有丧祖德？”姬光说王僚贪婪残暴，若与他说明道理，反而会遭到杀害，谁敢劝他退位。随后毅然地站起说道：“姬光与王僚势不两立！”



(39) 专诸为姬光的话所感动，点头称是，但心中犹豫，家有老母在堂，怎敢以死相报。当他说出后，伍员道：“弟的老母，便是公子的母亲，待大事告成，自然尽心奉养，公子怎能亏负于你！”



(40) 说至此，专诸才横下心来。说道：“干这等大事必须周全。鱼在水中落在渔人之手，因为有香饵；要刺杀王僚，必须投其所好，靠近其身，方可行事，不知王僚所好是什么？”



(41) 姬光道：“王僚最喜欢吃鱼。”专诸听完，道：“好了，我去学烹鱼，这样就可接近吴王了！”



(42) 专诸离开姬光府第，来到太湖附近的最善于烹调鱼虾的酒家学艺，一晃儿，三个月过去，专诸手艺学成。



(43) 专诸艺满归来，便藏在姬光府中。姬光与伍员亲尝专诸所烹烧的大小鱼虾，感到不但鲜嫩，而且味色皆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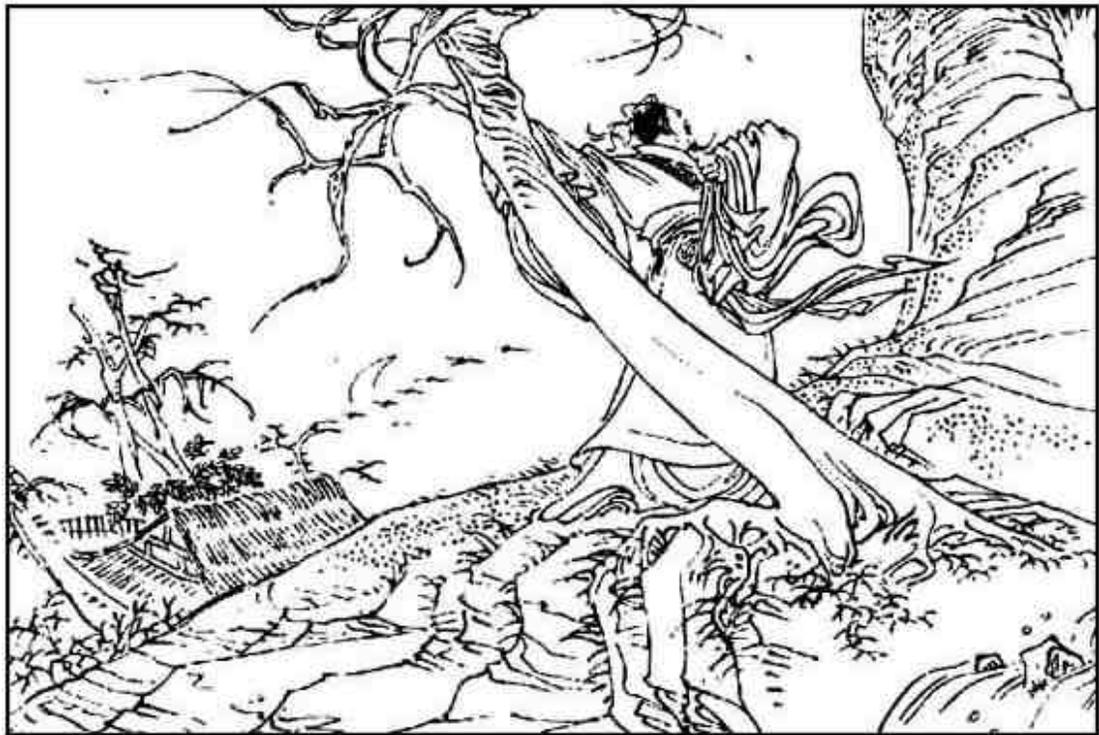
(44) 一天，姬光请来伍员，问道：“专诸已经回来，怎样才能接近王僚呢？”伍员沉思一阵，说道：“时机未到。”



(45) 姬光又问为何说时机未到？伍员说：“王僚的儿子庆忌，有万夫莫当之勇，如今旦夕在朝；王僚的弟弟掩余、烛庸又同掌兵权，此三人不去，怎能动手。即或动手侥幸成功，公子能安然当王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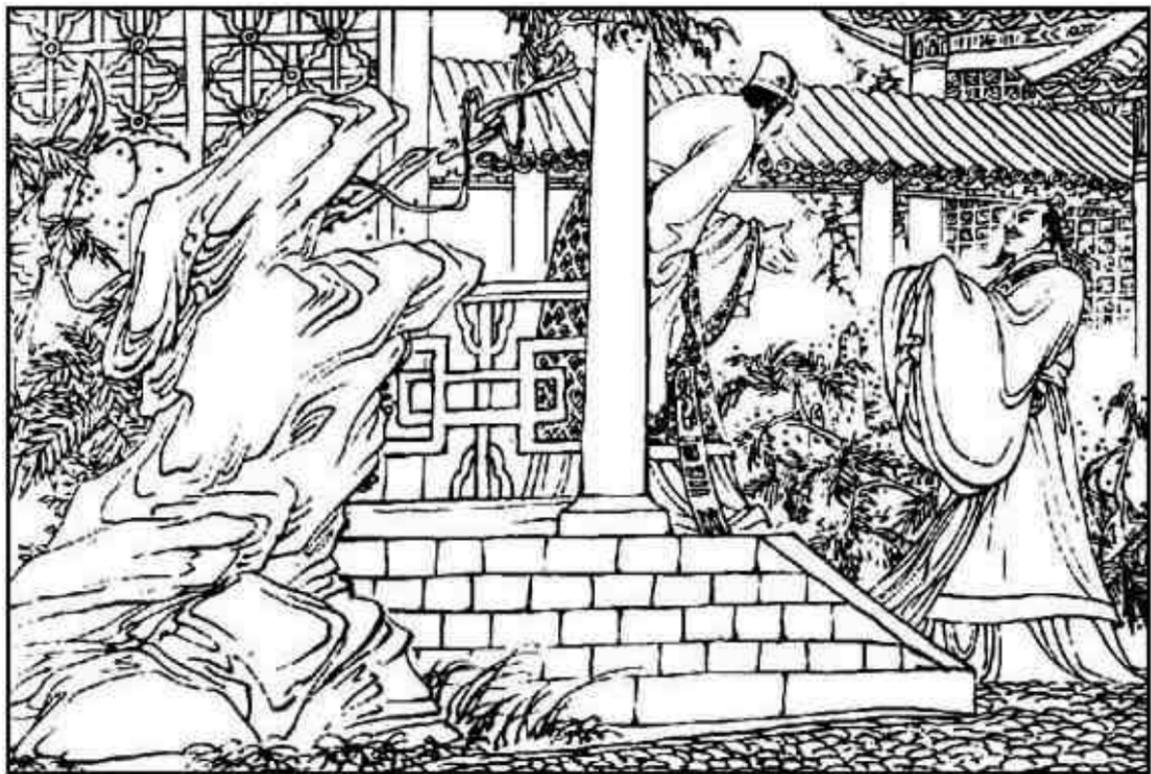
(46) 姬光听伍员这样一说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将此事暂时放下，等待机会。



(47) 却说王僚八年时，吴楚又发生了战事，楚国大败。楚平王听说战败，大惊，遂得了心病，久治不好，后来病死。伍员闻讯后，捶胸大哭。因为杀他父兄的，就是楚平王，楚平王一死，伍员痛恨自己再不能亲自杀其头了。



(48) 伍员哭罢又哭，三夜不眠，终于想出一个计策来，便来与姬光商量研究。



(49) 一见面，伍员便道：“公子要行大事，可曾找到机会没有？”姬光只是摇头叹气，说他昼思夜想，也想不出办法，实在是无机可图。



(50) 伍员又道：“楚平王新死，楚国朝中没有贤臣，公子何不奏请吴王，乘楚丧乱之中，发兵攻楚，借吴王攻楚时机，岂不可成大事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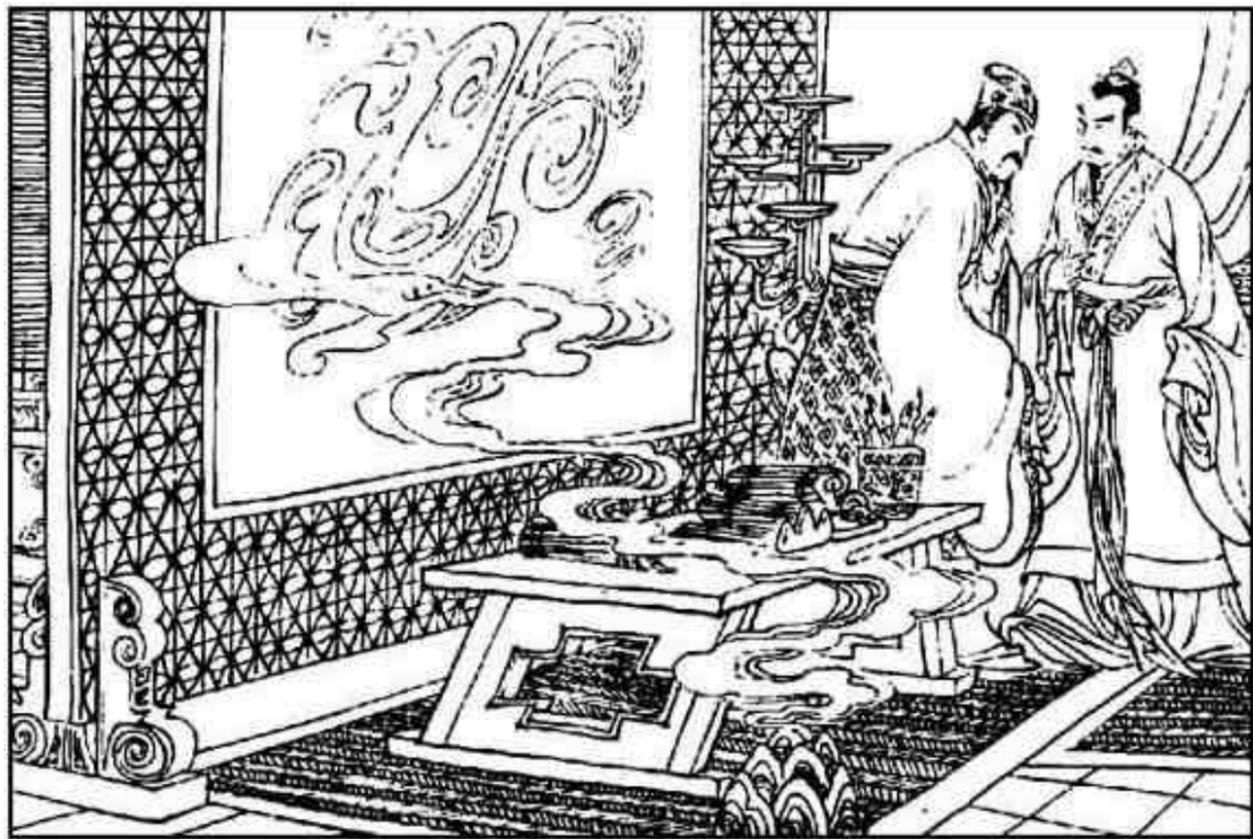
(51) 姬光想了想，认为这倒是个机会，但他又担心地说道：“倘若吴王令我带兵伐楚，该怎么办呢？”伍员指着自己的腿，说：“公子诈称从车上摔下来，跌伤了腿骨，吴王就不会派你去带兵了。”



(52) 伍员又进一步替他出主意，让他在吴王面前，推荐掩余、烛庸为攻楚大将，再使公子庆忌去郑、卫两个属国收集兵马，共同伐楚。这样，支走这三个人，剪掉他的羽翼，王僚死在目下了。



(53) 姬光面带笑容。但又一想：叔父季札又回到朝中，见我行篡王位怎能相容？伍员道：“可推季札出使晋国，察看中原动态，王僚称霸心切，一定高兴叫他去，这样就把季札也支走了。”



(54) 说到此时，姬光拍手称快，连连下拜，说：“我得子胥，真乃天赐！”



(55) 第二天，姬光上朝拜见吴王僚，述说乘楚平王新丧伐楚的好处。又鼓动王僚，说是若打败了楚国，吴国就可以称霸诸侯，吴王可就是霸主了。王僚听得心花怒放，立即准奏。



(56) 姬光见第一步成功，又道：“臣本应上阵克敌，效犬马之劳，怎奈前日乘车跌伤腿骨，正在就医，请大王恕罪。”一边说一边抚摩着自己的腿骨。



(57) 王僚深信不疑，问道：“你不能去，那么谁可以为将？”姬光又煞有介事地说此事重大，非亲信不能用，请大王自己裁决！王僚遂派掩余和烛庸为将伐楚，姬光正中下怀，忙奉承地说王僚能知人善任。



(58) 姬光又趁势说道：“过去晋楚争霸，我为属国，如今晋衰楚败，诸侯无所归，大王可加派庆忌收集郑、卫之兵，并力攻楚，再使王叔季札去晋，以观中原之势，此战还有不胜的吗？胜，霸业可成。”



(59) 一席话，说得王僚哈哈大笑，他称霸心切，便在第二天，就派遣掩余、烛庸带兵伐楚，使季札出使晋国，惟独把庆忌留在身边。姬光见了，暗暗叫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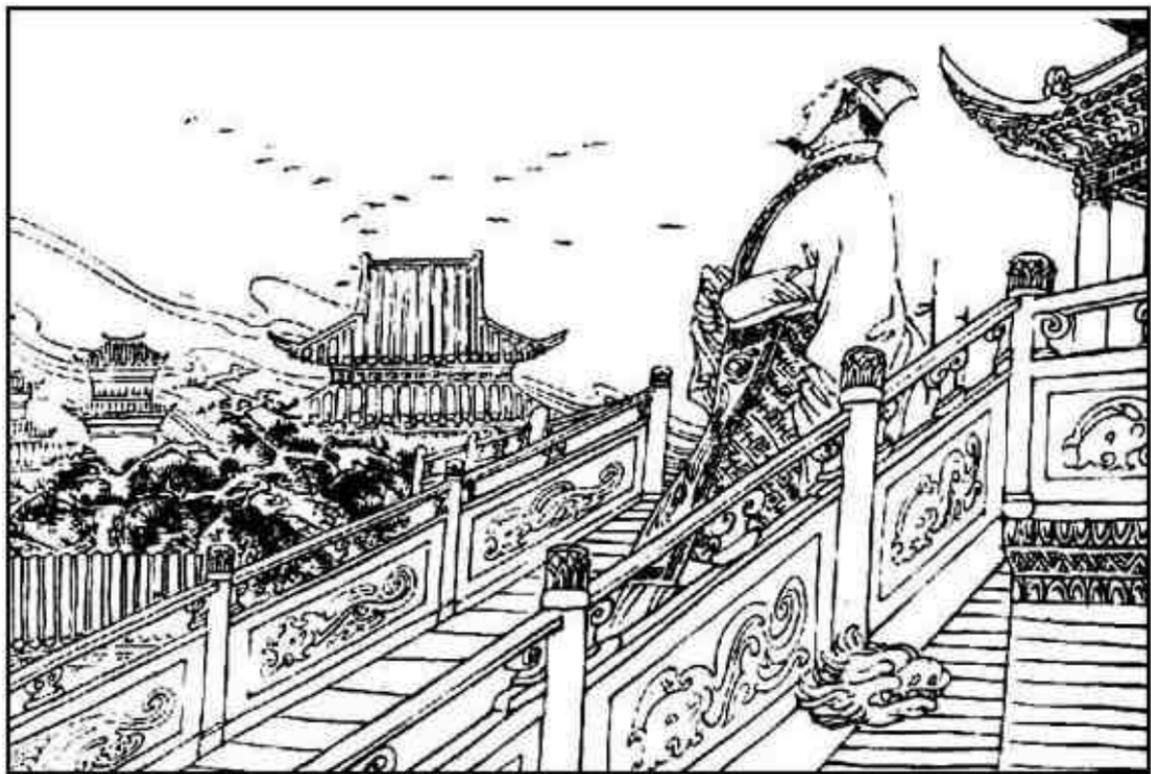
(60) 却说掩余、烛庸伐楚不利，一面与楚军相持，一面派人回国求救。王僚正在宫中饮宴，一听此讯，立即召见来人。



(61) 伐楚不利的消息传来，伍员却向姬光祝贺道：“公子的大事将成！”



(62) 果然不出伍员所料，王僚急召姬光前来议事。姬光道：“臣以前曾举庆忌征集郑、卫之兵，正是为此。现伐楚不利，大王不可延误，赶紧派遣他去郑、卫两国，为时不晚。”



(63) 王僚肯许，派庆忌去郑、卫两国。此时，季札已出使晋国；掩余、烛庸、庆忌都已调出，只剩姬光留在国内。



(64) 姬光见时机已到，便召伍员前来商量。伍员道：“公子可曾寻得利刃？要用专诸，现在正是时候！”



(65) 姬光从身边抽出一只匕首，说道：“此剑名叫‘鱼肠’，越人欧冶子所造，形状虽短，但却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利刃。”伍员一看，也是称赞不已。



(66) 遂即请来专诸，将匕首递给他。专诸一下子明白了，慨然应允道：“王僚可杀，我宁死不辞。但死生不敢自主，请公子容我一日，待禀过老母，当即回还。”二人欣然答应。



(67) 专诸回到家中，见老母鬓发皆白，慈祥的目光总是盯着他，生死之际不免留恋，不待言语，便落下泪来。



(68) 母亲见儿子无故悲泣，便从容笑道：“我儿为何这样悲伤，是不是公子要举大事用你效力了？”



(69) 专诸见母亲一语道破，便跪在面前。母亲道：“咱举家受公子恩养，大德当报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事成之后，你名垂后世，我也死而不朽，你何必挂念我呢！”



(70) 老母见儿子还是依依不舍，转思良久，说道：“我想喝点河里的清水，你快去打来！”专诸见母亲吩咐，便去河中打水。



(71) 专诸提水回来，见母亲不在堂上，便问妻子，妻子说婆母困倦，睡觉去了，还嘱咐不许惊动她。专诸一听，心中疑惑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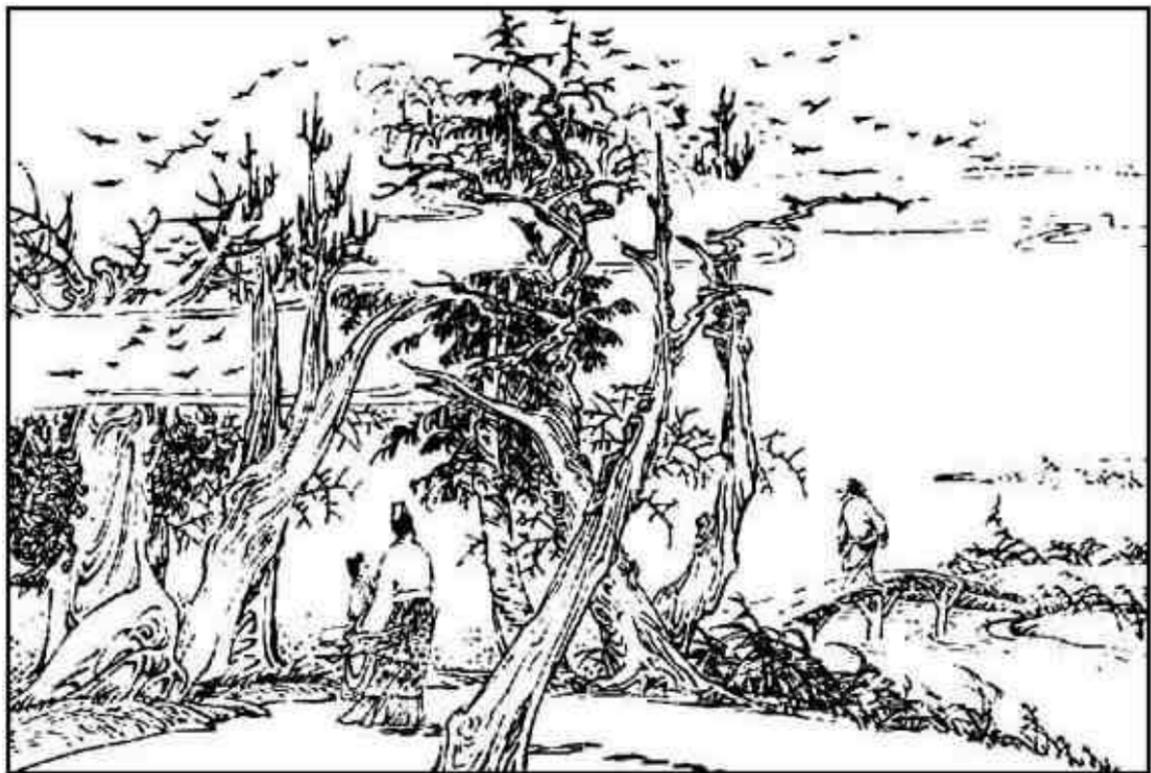
(72) 他赶忙来到母亲的屋前，见房门关得很牢，心中不免恐慌，连连敲门呼唤，屋内毫无动静。



(73) 专诸急了，推开窗子进去。天哪！老母亲已经吊死在梁上，以此绝断儿子的牵挂。



(74) 专诸痛哭一场，葬过了母亲，对妻子道：“我受公子大恩，因有老母在，所以未敢以死相报，今老母已死，我当从此去报效公子了。”



(75) 说至此，妻子已悲痛垂泪。专诸以好言劝慰：“我死，你们母子必受公子养育，请不要担心，不要为我牵挂……”说罢一揖而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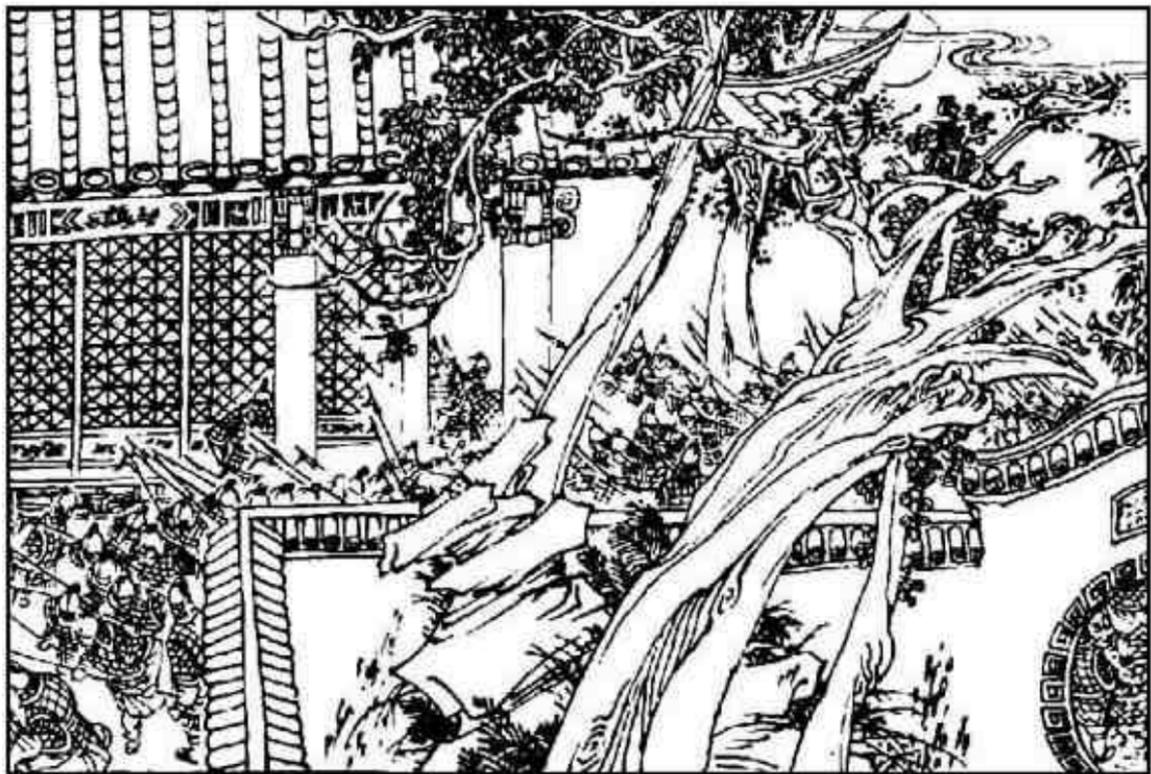
(76) 专诸来见姬光、伍员。述说老母义死的经过，二人听罢，很过意不去，安慰了一番后，便问起如何对付王僚一事。



(77) 专诸道：“公子何不设宴请吴王来饮，吴王肯来，事成八九。”伍员称赞，姬光同意，遂共同商量具体刺杀王僚办法。



(78) 第二天，姬光上朝见王僚道：“臣从太湖请一厨师，所烹烧的鱼，味道鲜美异常，臣不敢自专，请大王辱临下舍品尝。”王僚听说吃鱼，欣然答应来日赴宴。



(79) 姬光回来后，与伍员连夜秘密布置，于地下室中埋伏了许多身披盔甲的士卒，再由伍员率领一批决心敢死的亲信藏于户外，以备厮杀接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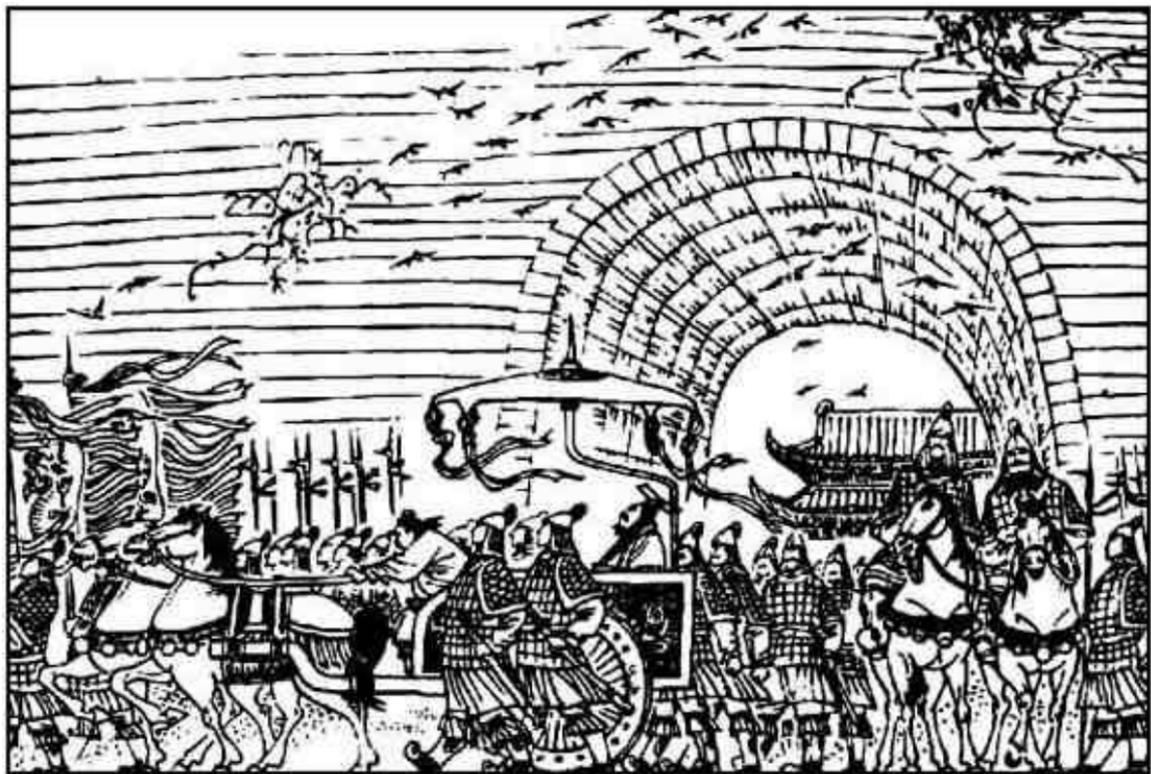
(80) 布置完毕，姬光又命府中人等，上下一齐忙碌起来：张灯结彩，大摆酒席，准备迎接王僚赴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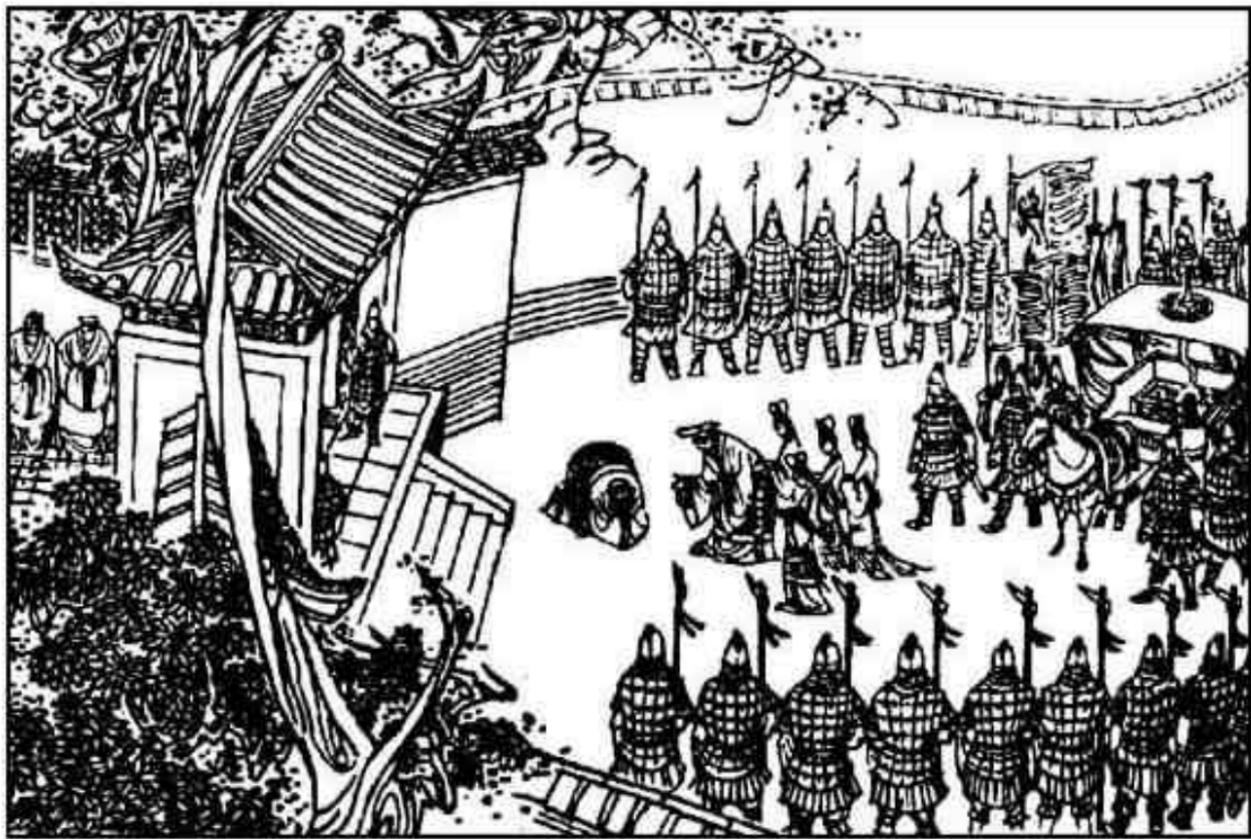
(81) 次日一早，王僚见姬光又入朝迎请，心中犹豫不决，便入宫来见他的母亲，道：“公子姬光设宴相请，想来不致有其他阴谋吧？”



(82) 母亲道：“姬光终日快快不乐，常有怨恨之色，此番相请必不怀好意，不如推辞不去。”王僚觉得不去容易生疑，反而不好，便道：“只要严加防备，不会有何差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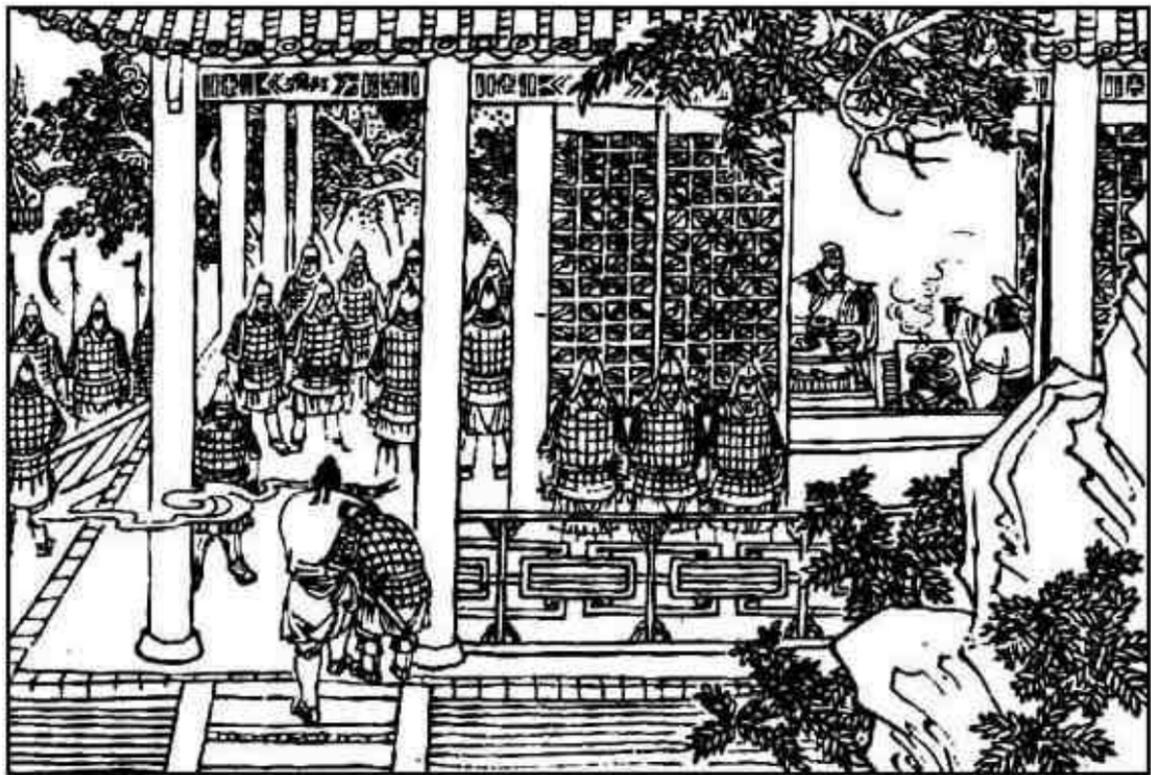
(83) 于是，王僚布排兵将侍从，自王宫到姬光府门，街巷皆满，接连不断。遂后，他又穿上三层铠甲，前呼后拥，起驾往姬光府上而来。



(84) 王僚一到，姬光早在府外迎候，行君臣大礼，拜请入席。



(85) 待王僚安坐之后，姬光方坐于侧席。此时，王僚的亲随侍从布满堂阶，力士百人，皆操长戟利刃，不离王僚左右。



(86) 宴席开始，厨师奉上陈酿佳肴，刚至厅前，侍从武士便上来搜身检查，然后，厨师跪着进来，两侧又有十余个力士握剑夹道挟持。献毕，不许抬头仰视，依然跪着退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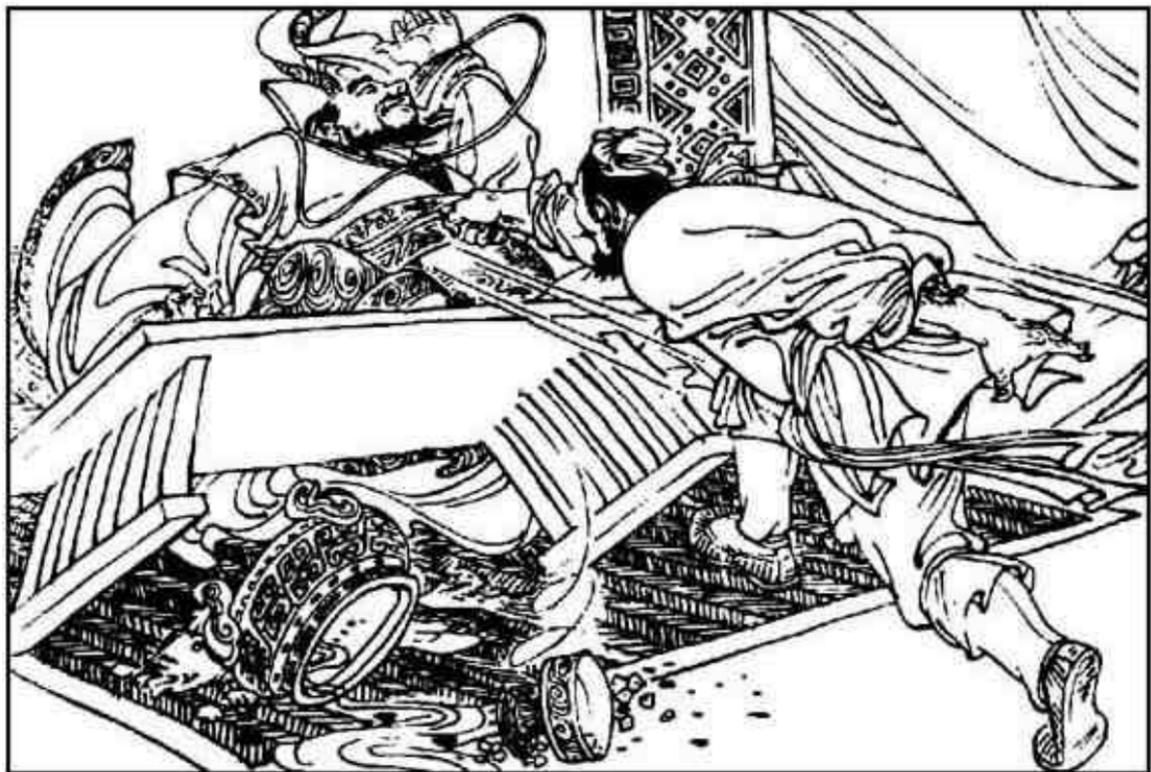
(87) 姬光见此情景，心中忐忑，表面却毕恭毕敬，为王僚斟酒致敬，谈笑如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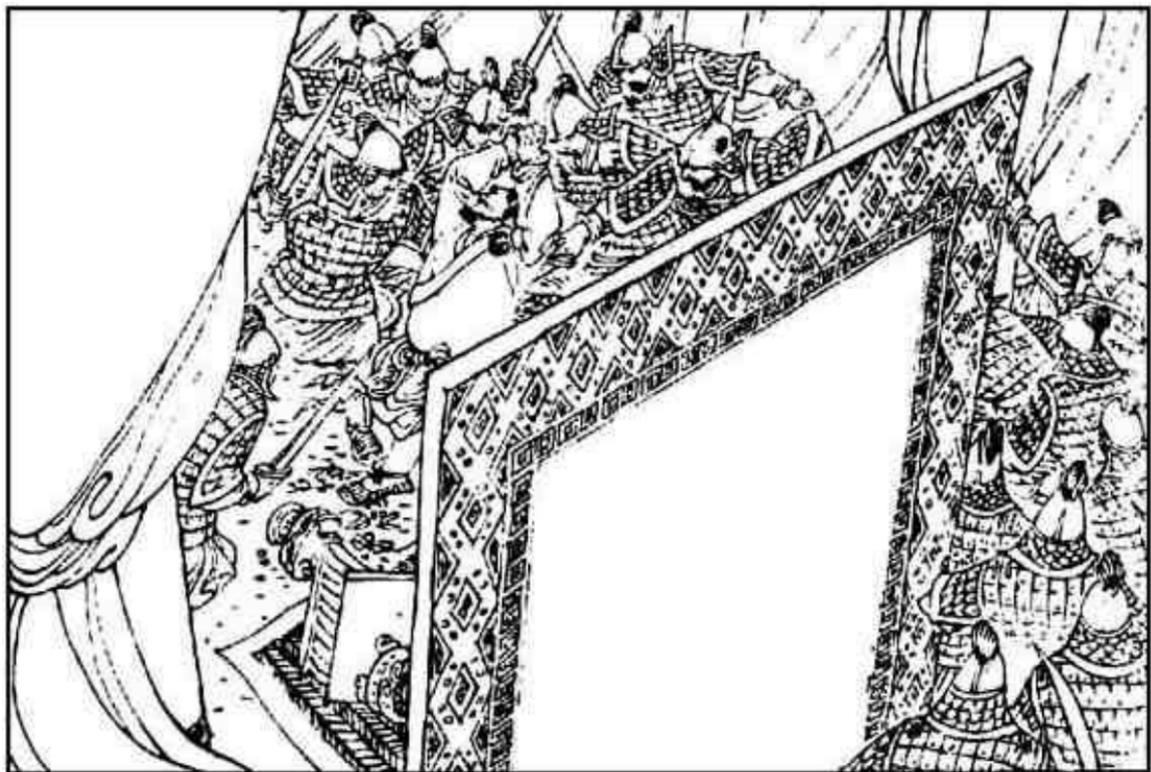
(88) 突然，姬光假作腿痛，现出万分痛苦的模样，奏道：“臣腿骨摔伤至今未愈，痛彻心髓，必用布带缠紧才能止痛，请大王稍坐片刻，容臣去缠紧再来奉陪。”王僚毫不怀疑，说声王兄请便。



(89) 姬光借故溜走后，专诸便托着一条烹炸好的大鱼来献。随从武士照例搜查，搜查之后，由力士挟专诸来到吴王僚面前。



(90) 谁知这柄鱼肠短剑就藏在鱼腹之中。专诸忽地抽出短剑，手势凶猛异常，照定王僚心窝戳去，一下子穿透三层铠甲，透出脊背。



(91) 王僚大叫一声，碧血四溅，登时气绝。侍从武士一拥而上，刀剑并举，将专诸剁为肉泥。此时堂中大乱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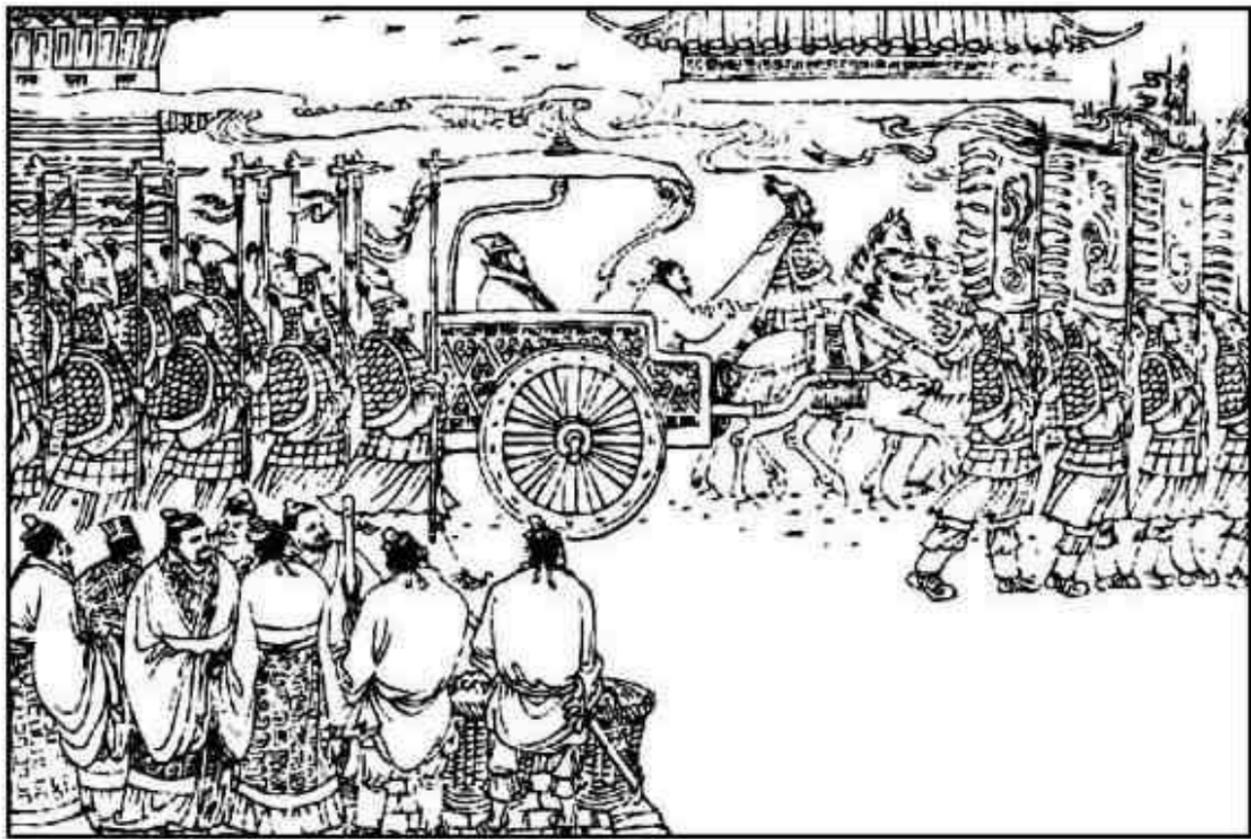
(92) 躲在地下室中的姬光，听到声响，知专诸已经得手，便命甲士冲出，顿时两下厮杀成一团。



(93) 侍从们见吴王已死，势减三分；姬光的甲士们知专诸成功，威增十倍。不一会，王僚的兵卫被杀一半，其余逃脱。



(94) 再说，伍员率领那些决心敢死的亲信，将逃出的兵甲和街巷的军卫大杀了一阵，领兵来见姬光。见大事已成，彼此相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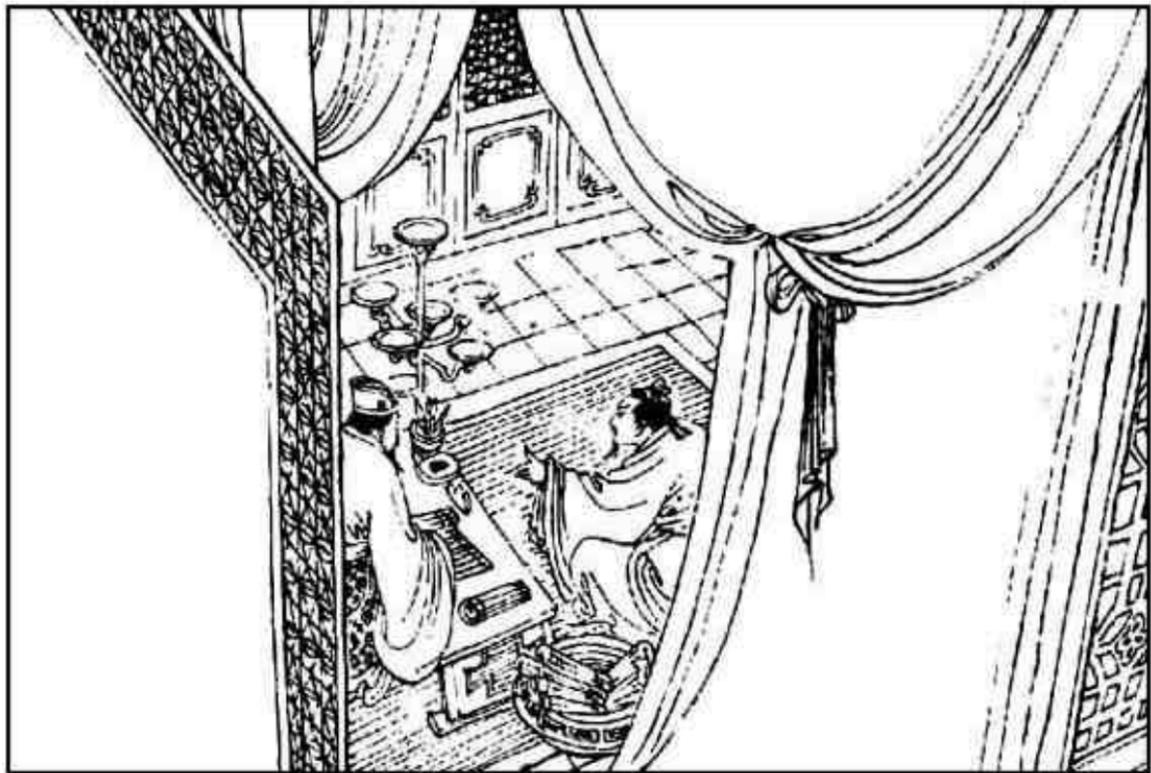
(95) 随后，伍员带领着兵将，簇拥着姬光乘车入朝。



(96) 姬光召集群臣，厉数王僚背约自立为王之罪，宣道：“今日义举，并非我想贪图王位，实是王僚不义，我暂时掌握朝政，待王叔季札归来，当奉让王位。”群臣只好唯唯诺诺，惟命是从。



(97) 再说，庆忌去郑、卫两国，征募兵丁返回中途又听探马报道，姬光和伍员统领大兵等在江边，无奈只好又折回去，逃往外地。



(98) 姬光知庆忌逃往国外，招纳武士，准备反攻复仇，便日夜不安，向伍员问计。伍员想到既杀王僚，再谋害他的儿子，恐非天意，不肯应允。无奈姬光再三致意，方答应剿除后患。



(99) 一日，季札回国，知王僚已死，径往王僚墓地，举哀祭奠。姬光赶来，以王位相让，季札不愿为王，便引退回自己的领地去了。



(100) 却说掩余、烛庸正和楚军相持，等待援兵，忽闻姬光刺杀了王僚，即了王位，二人大哭了一场，换了衣服，弃了士兵，逃奔外国去了。



(101) 不久，伍员又使人刺杀了庆忌。姬光临朝，大赏功臣。命人厚葬专诸，封专诸之子专毅为上卿，封伍员为行人之职，用客礼相待，而不称臣，封被离为大夫，其他有功人员也都有封赏。



(102) 姬光又散发钱粮，赈济灾民，国中上下安定，又派兵攻破楚国，为伍员报了冤仇。至此，便上朝称王，他便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吴王阖闾。（完）